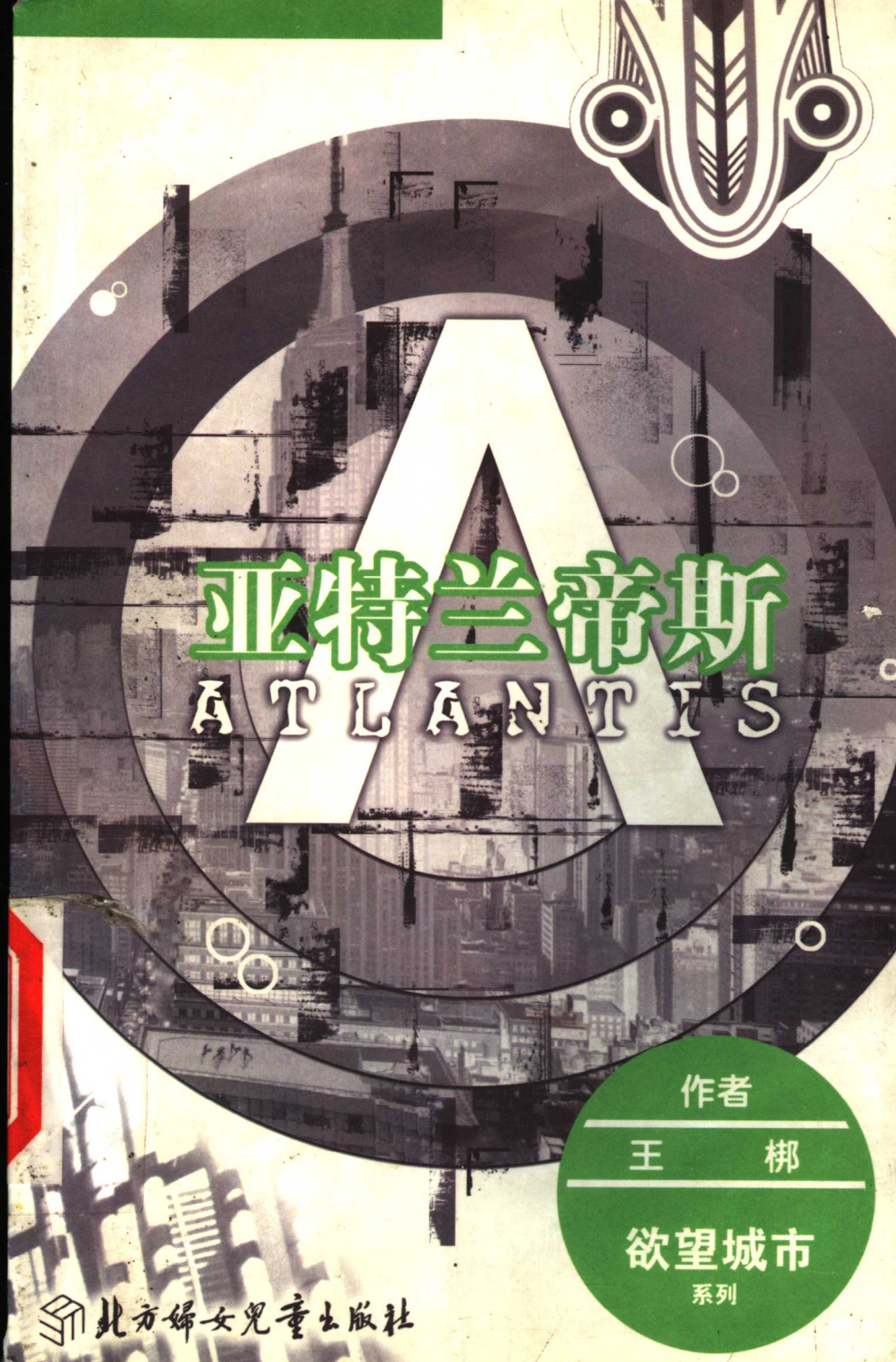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亚特兰蒂斯

A T L A N T I S

作者

王 柳

欲望城市

系列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yatelandisi

亚特兰蒂斯

王柳 /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亚特兰蒂斯/王梆著.—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2003.1

(欲望城市)

ISBN 7-5385-2140-2

I. 亚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5300 号

欲望城市

——亚特兰蒂斯

出版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话◎0431—5640624

印刷◎桦甸市彩色印刷厂

开本◎32(850×1168 毫米)

印张◎9.125

著者◎王 梆

责任编辑◎师晓晖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2140-2/I·418

全套定价:60.00 元 本册定价:15.00 元

女，艺术设计专业。毕业后从事时尚媒体的撰写和策划工作。以时尚评论、电影评论、音乐评论和短篇小说见长。曾任广州波普城市生活指南斑竹，《花溪》编辑，《21世纪环球报道·明星周刊》编辑，西祠胡同 www.xici.net 后窗看电影斑竹等。

2002年11月组建IDN设计理念·成人漫画“VA工作室”策划出版都市成人漫画方形系列，现居广州。



序

四年前的某个晚上，我和某位恋人在一家西餐厅吃饭。他和我的笑靥之间隔着一盘冒着热气的莴笋沙拉，突然间，他沉静起来，对着镀金调羹看自己倒立的脸。“喂，怎么了嘛？”我问。

他把眼睛转向窗外。

他走了以后，从前和他一起听过的音乐，都长满了灰。比如《春光乍现》、比如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、比如《思念人之屋》、比如《村上春树与爵士群像》还有 STINA NORDENSTAM 的《I SEE YOU AGAIN》的等等。四年内，我把它锁在柜子里。怕再次听到 2002 年，他在热气球上说的话。

直到将一台旧风扇扛到院子里的垃圾站，在垃圾站前面逗留，不是想起曾经说过即使捡垃圾都要和他在一起生活的誓言，而是看到四年前我在风扇正中央贴的一张 Smashing Pumpkins, 1998 年 6 月 2 日的专辑封面《adore》（爱慕）。



黑白照片：一个妖娆的夜莺一样的女人，优美的翅膀。

《adore》是 Smashing Pumpkins 最好听的一张专辑，这张专辑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是《To sheila》(献给希拉)。而 Billy Corgan(乐队的灵魂人物)在创作《To sheila》的时候，与他的妻子结束了四年的婚姻。

关于 Billy Corgan，我只知道他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，组过一支叫 Smashing Pumpkins 的另类的摇滚乐队，曾卖出不下七百万张的大碟，至今出过 6 张我买了之后却不完全听完的专辑。他有过一个很出色的键盘手 Jonathan Melvoin，但是在 1996 的某天吸毒过量死于 Regency 旅馆。他还有过一个天才鼓手，但也乘鹤飞去。他曾经在东京川崎的某个寒冷的夜晚穿睡衣演唱，他精神衰弱，讨厌自己、讨厌自己的乐队、讨厌乏善可陈的一切。但是他爱过，爱过自己，爱过自己的乐队，爱过业已离去的妻子，爱过死去的母亲。

爱过，这个词，虽然是过去式，却依然有力量。意识到这一点，已经是四年以后，我在垃圾站前对着电风扇上的《adore》发呆的某个星期天。

这个星期天，我完成了我的短篇小说集《亚

特兰蒂斯》。

力图在瞬息万变的城市里面，寻求某种存在的精确性，或者力图将一些东西像刻录机那样刻录下来——我以为我的小说或者电影剧本能够做到这一点。但是你看，这是徒劳的。

现在想来，我惟一能够肯定的事情，也就是“爱过”而已。

回家找出《To sheila》，音质比起四年前，依然是美仑美奂的 Acoustic Ballad(民谣)，Billy Corgan 梦境般的木吉他，低调的 Drum Loop(鼓声循环)，轻柔的 Beat box 节拍，沉静的钢琴……一切竟然没有丝毫变化。好像爱着的那个空间，停留在时空里成为永恒。

目 录

巴莎诺瓦杀人事件	2
交流电子	22
电影很近 爱情很远	52
龙凤头钗	72
气 味	110
水族馆的生活馆	122
下 午	150
亚特兰蒂斯	172
新宿歌舞伎町的滨崎步	246
涉谷车站狗铜像	272





巴莎诺瓦杀人事件

唱片店的男生在收银的时候说，爱听 BOSSA NOVA 的女人，一定很有情调。

我笑了笑，像往常一样，刷卡。出地铁。在超市买了一碗日本虾酱面、一瓶浓缩西柚汁、一罐啤酒，然后就回了家。

我打开提包拉链，拿出一张阪本龙一的《故乡的 BOSSA NOVA》，然后放入 CD 机，插上插头，等待水温上升到 100 度。接着，水泡开始上下跳跃，热乎乎的蒸气混合着辛辣的芥末味道扑面而来，灯泡比往日明亮。

.....

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是致人于死地的，它一定是 BOSSA NOVA。

—

我住在这个城市的西区，坐地铁到东区上班。在公司里，我是一个文员，每个月的开支仅仅够付房租、水电、交通费、蒸馏水费、买曼秀雷敦的护肤品、蝶形卫生巾、几条棉内裤和若干零食。我有两套像样的冬季衣服，一套是套染小格麻拉毛呢西装裙，一套是澳大利亚漂白羊毛拉链背心裙。因为要干洗，所以穿的次数很少。电视可以收看 38 个频道，我只看其中一两个节目，比如国家地理杂志和 Hallmark Channel TW。因为看电视剧需要长时间地坐在电视机前面，所以我基本上是不看电视剧的。冬天来了，我想换一个电热水器，容量很大的可以关上门洗澡并享受蒸汽的那种。但是一直没有买，因为每次逛电器店，都会觉得卖电器的小姐眼神怪怪的。

从地铁站到公司，步行大概需要 15 分钟。公司旁边有一栋烂尾楼，烂尾楼上写着：“家居生活万岁，巴黎苑全新楼盘一期限量发售。”我总是在烂尾楼斜对面的茶餐厅吃一碗鱼蛋粗面。为了使面变得和昨天不同，我通常都要佐一份娱乐报纸。售报亭的阿姨，头上总是别一枚塑料彩虹鱼发卡，发卡我在流行前线



见过，买来戴的都是 18 岁以下的女孩子。报纸上说今天的气温将比昨天的寒冷；刘嘉玲在“金马”上着的那件黑衣裳，朴素，但没有预想的高贵。

鱼蛋粗面的味道，其实由饿梦中想象到吃第一口，它调动我的整个味蕾的任务就已经完成。剩下的，无非就是继续吃下去，和把它吃完为止。

中午那餐是鲜味记的便当，晚上是日本虾酱面，睡觉前调一杯加西柚汁的啤酒。手表上的时间永远比电脑上的要快一些，有时候是 20 分钟，有时候是 40 分钟，我试过一次，那天下午镜框打电话来说想一个人到外面旅行，我就把手表整整调快了 2 个小时。

二

那 2 个小时对我来说，是中空。

坐着一只纸飞机，从某一只空调器出发，经过航拍图案的城市，喝着彩云汽水，然后开始下降，在岛屿与岛屿之间选择一片雪白的沙滩。

然后，躺下去，睡着，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，吃一条新鲜的鱿鱼。

镜框现在也许就过着这种生活，他总是可

以一个人去旅行，两个人回来，然后再一个人去旅行。上次在珊瑚岛遇见他，他说我长得像彭佳慧，我不知道她是谁，也许是他以前的女孩子吧！我没有问，但就像记住考试题目一样，记住了这个名字。在床上，我梦见自己伏在高考的桌子上，算一道几何题，要在三条直线里面，找到 N 个空间。当然是算不出来，急得全身干燥。窗外是鸟鸣、铁锈和引擎。醒来以后，才发现自己其实已经很早就读完大学，很多年前就开始工作，在这家公司和这个硬盘面前。已经发了很长时间的呆，手表上的时间，需要记住的那一部分，已经不知道在哪一格。

也许，镜框去了彭佳慧那里。

电风扇邀请我到加洲酒吧，说气氛不错。电风扇并不能说是个乏味的女人，她点了一杯不加冰块的多尔多干红，要了两片烤牛肉，三块芝士，用不含酒精成分的湿纸巾抹干净口红，重新涂上，然后向小姐要了一杯冰块，继续喝多尔多干红。在这段时间里面，《加洲旅馆》重复播放了 4 次，中间电风扇告诉我，现在正在播放的是 Billie Holiday 的《爱歌》……Sinead O'Connor 的《信心与勇气》。嗯，这首，很耳熟，是老歌。但是我想不起来了，她

看着窗外说。然后问我：“你记不记得去年的今天你在做什么？”

三

即使地铁经过的隧道原本是墓地和纳骨堂，在磁卡机里过滤了车票之后，还是要若无其事地去上班。

直到有一天，我遇到 BOSSA NOVA。

那天下午，我在下弯广场的街心花园等一辆到郊区的公共汽车，好像是 267 路，每隔半个小时有一班，下雨，偏北风。郊区的名字叫瀛洲，那里有一个水族乐园，提供钓鱼爱好者钓鲤鱼。我要找到其中一位钓者，让他在我提包里面的一份文件上签名，然后再将签好的文件带回公司。雨越来越大，267 还未来，索尼的随身听正在减价，我就站在索尼为的街头 SHOW 临时搭建的凉棚下。人不多，一个男孩从背囊里拿出一张 CD，放进去试听。

我不记得是怎么接过那两只含着温热的耳塞，也不记得那张 CD 的名字，只记住了一个名称——BOSSA NOVA。直到 267 驶到面前，车轮上的水溅到我的西装长裤上。

然后风景开始五颜六色地显现出来，好像是一个会跳舞的人，拿着一支画笔，顺着下弯

广场到瀛洲的路线，一笔一笔地画着，配合着地面富有节奏的摇摆，时大时小的雨点，偶尔一阵不缓不急的刹车。

四

唱片店的男生在收银的时候说，爱听 BOSSA NOVA 的女人，一定很有情调。

我笑了笑，像往常一样，刷卡。出地铁。在超市买了一碗日本虾酱面、一瓶浓缩西柚汁、一罐啤酒，然后就回了家。

我打开提包拉链，拿出一张阪本龙一的《故乡的 BOSSA NOVA》，然后放入 CD 机，插上插头，等待水温上升到 100 度。接着，水泡开始上下跳跃，热乎乎的蒸汽混合着辛辣的芥末味道扑面而来，灯泡比往日明亮。

我的故乡不是里约热内卢，没有沿街小贩，没有圣多斯咖啡，没有只穿胸罩露出刺青肚皮的女人，长而坠落的耳环或者跃动的脚趾。印象中它在寒温带，一个中等城市，总是要穿毛衣，永远都是落日，一只流浪狗追赶着我童年的伙伴。妈妈总是认为我应该读外贸英语，应该在大公司上班。所以每天早上在我的床前播放英文单词。我似乎和她说过，想学舞蹈或者音乐，但我不记得是在什么场合、什么



环境下提起。她给我的生日礼物是牛津词典。下雪的时候，牛津词典就像一块冰砖。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，只见过一只他用过的热水袋，后来妈妈买了电热毯，那只热水袋就彻底消失了。那时候我只知道里约热内卢在一个炎热的星球，现在听着 BOSSA NOVA，发现其实它并不算遥远。

它几乎就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随着我的手指变换着不同的姿势，有时候，它索性躺下来，半闭着眼睛，用拉丁语说听不懂的话；有时候它醒来，打开集市的门，派一头公牛迎接游客；有时候它反复和一个街边的妓女接吻，不管她是什么肤色的女人，只要一段可以延续到黎明的体温。

阪本龙一的钢琴，Jacques 的大提琴，Paula 的歌喉。里约热内卢的海。写给一个叫安娜的妻子《Tema Para Ana》。

我喝了一口加西柚汁的啤酒，看了看手表上的时间，我后悔把它拨得那么快，以至我根本不记得原来的时间。就这样听完 BONUS TRACKS。

五

站台上没有什么人。可能是星期天的缘

故，镜框店的门还是紧闭的。我顺着大马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。空气非常干净，景物里似乎有一种7年来我从未留意的东西。

2100天，我几乎都睡到MORNING CALL第二遍，然后才挤进上班族的出入站口，厌倦地攀着黄色的安全扶手。

镜框发了一个短消息，说在圣地亚哥，深夜一个人。我也一个人，对他的天亮说晚安，对我来说，已经是无可挽回的时差。

11岁那年，邻居家有个叫什么名字已经不记得的姐姐，常常穿着紧身裤和黑底星纹的上衣，挎着一只旅行袋，到艺术学校的舞蹈班排练。有一天下中雪，她用自行车载着我，太阳明亮耀眼，雪花是金色的。那段路出奇地漫长，以至我以为不会到终点。直到我呆呆地抱着她的旅行袋，进到有两个世界的大教室。

那两个世界，一个世界是单横杠、软垫子和磨破的舞鞋；另一个世界是一面大镜子。她从旅行袋里掏出一条丝巾围在腰上，然后就踮起脚尖飘入镜中。

我很想像她那样进入镜子里面，并非是想考入什么马赛国家芭蕾舞团，或者到全世界巡回演出，只是单纯地想进入另一个世界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人渐渐多起来，镜框店门